



车 轮

上的

徐茂昌 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徐茂昌 著



车轮上的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车轮上的上海/徐茂昌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3

ISBN 978-7-5426-2470-3

I. 车... II. 徐... III. 汽车工业—工业史—上海
市 IV. F426.4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2187 号

车轮上的上海

著 者 / 徐茂昌

责任编辑 / 杜 鹃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60 千字

印 张 / 15.5

ISBN 978-7-5426-2470-3/C·191

定价:28.00 元



徐茂昌

1948年10月生，上海市崇明岛人，主任记者。自1974年至今一直供职于解放日报，在经济报道领域充任记者和编辑双重角色。2000年受命创办解放日报汽车周刊，并任周刊主编至今，由此深度接触汽车、汽车业和汽车人。本书即为这一时期与汽车“深交”的副产品。

车轮上的上海

封面设计 / 鲁继德

序 言

赵丽宏

很多年前,有朋友从美国回来,说起汽车在美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是一个车轮上滚动的国家。在那位朋友那里,我第一次听说“车轮上的美国”这样的比喻,这是个夸张而又形象的比喻。二十多年前我去美国访问,方才知道这比喻并不夸张。汽车普及程度和公路的发达与否,是检验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象征。记得一天晚上,在美国乘车,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看到来往的车灯像如光的河流奔腾汹涌,心想,什么时候这样的情景会出现在中国。这些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令全世界惊叹,当年我在美国看到的车流汹涌的景象,在我们的城市和道路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奇观了。

现在,我的老朋友徐茂昌写了一本新书,题为《车轮上的上海》。看到这个书名,我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生活在上海,亲眼目睹了这些年来汽车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工业、科技、道路、住宅以及市民的作息和生活习惯,无不和汽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想,以这个话题写一本书,一定精彩纷呈、引人入胜。读《车轮上的上海》,果然如我所料,这确实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有意思的书。书中不仅介绍汽车在上海的百年演变史,而且这本书也是一本综论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史的百科全书。其中对历史的回溯、对很多现象的思考和分析,洋溢着生动的人

文气息。其纪实的风格、文学的笔调、深邃独到的议论,使这本书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可以让人产生阅读的快乐,既增长知识,又引发思索。

阅读此书时,我时常有出乎意料的感叹甚至震撼。在徐茂昌的笔下,汽车不是简单的机器,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它们行驶在历史的一个个不同的瞬间,维系着中国人的悲欢,揭示着这座城市的沧桑沉浮,其中有伤痛、有遗憾、也有欢欣和骄傲。在旧上海,汽车曾经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但那时汽车的拥有者不是平民百姓,和汽车有关的人物和故事常常触目惊心,有侵略、战争、绑架,有的是奢华的显示、财富的炫耀、时髦的追求。缠绕在车轮上的,有“罪恶之花”,也有对“正义和邪恶搏击”的见证。徐茂昌从历史长廊中挖掘出很多被人遗忘或者忽视的故事和细节,把这本书写得有声有色、跌宕起伏。而进入当代的历史,书中的内容更为丰富翔实,上海从一个历史上的“万国汽车博览会”,到一个能自主生产大量轿车的国产汽车制造重镇,期间经历的艰辛和曲折,读来让人感慨不已。可以说,这就是上海这几十年发展和进步的缩影。书中叙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描绘了大批为之呕心沥血的人物,从高层决策者到技术开发人员就是一幅感人的群英谱。很多场景是作者亲历的,很多人物是作者了解颇深的朋友,所以写得生动,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我曾经担心,这样一部写汽车的书会不会陷入技术的描述和枯燥的介绍。展读之后,我发现这样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是一本展现汽车文化的书,是一本文学性很强的书,是一本渗透着作者情感的书,也是第一本详尽生动地阐述汽车在中国命运的书。作者写得洒脱而大气。现代作家很多对汽车的文学描绘非常自然地引入此书,而作者自己的文字同样丰富多彩。读这样的文字有阅读的快乐,能使人产生继续往下阅读的兴趣。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百年沧桑以及她在成长发展过程中的悲欢哀乐,在车轮滚动声中得到了巧妙展现。

徐茂昌是《解放日报》的名记者,长期负责编辑和汽车有关

的副刊,这部著作是他多年工作的积累和思考的结晶。我相信,这本书将会以新颖的角度和富有想象力的视野成为上海现代百年历史的独特一章。

我和徐茂昌相识三十多年,有难忘的友谊。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都曾在故乡崇明岛“插队落户”,都曾当过“土记者”,一起为农民写通讯报道。那时,我们才二十出头,前途迷茫,不知未来的人生道路将以何种形式展开。但是,我们有追求、有梦想。我们很多次在故乡的海堤和田野散步,一起谈论人生、憧憬未来。他的理想是从事文学创作,用笔讴歌我们的时代。此后三十多年,国家和我们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个万象更新的时代,一个使很多人得以圆梦的时代。三十多年来,徐茂昌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每天在和文字打交道。我经常看到他刊登在报刊上的通讯报道、时论杂谈,也曾读到他写故乡的深情文字。曾使我略感遗憾的是没有读到他更多的文学作品。现在,他写出这样一本厚重而文采斐然的书,我由衷地为他高兴。他当年的理想,还是实现了。

2007年2月6日于四步斋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目 录

序言 / 赵丽宏 / 1

第一章 1901:汽车开进上海 / 1

第二章 一部上海史:从轿子到轿车 / 14

飞轿往还成时尚 / 14

江北推来独轮车 / 18

香车宝马逐尘飞 / 21

一辆轻车人力拖 / 25

踏车飞走似乘风 / 29

第三章 笔底下的车声轮影 / 33

马车 / 33

黄包车 / 35

电车 / 39

汽车 / 43

第四章 一片“沃土”,让汽车“疯长” / 49

第五章 前半个世纪:汽车在上海(上) / 63

车牌风波 / 63

徜徉于浮华世界 / 67

缠绕汽车的罪恶之花 / 74

第六章 前半个世纪:汽车在上海(下) / 89

见证正义与邪恶的搏击 / 89

汽车走进“公共乘物”时代 / 102

战乱之祸:汽车变成一堆废铁 / 110

第七章 前半世纪难圆造车梦 / 112

第八章 路在车轮下延伸 / 124

第九章 上海的造车年代(上) / 134

从吉普到凤凰 / 134

第十章 上海的造车年代(下) / 148

造车的黄金岁月 / 148

上海复兴的一张“王牌” / 164

驶向新世纪的车 / 172

第十一章 车流与人脉:中国轿车之父 / 185

第十二章 车流与人脉:桑塔纳大功臣 / 194

第十三章 车流与人脉:与世界对话的总裁 / 203

第十四章 没有尾声,只有前奏 / 219

参考书目 / 241

第一章

1901:汽车开进上海

上海有汽车,始于1901年。就在这一年,人类欢呼着开始迈入一个崭新的纪元——20世纪。

从一个世纪跨入另一个世纪,这不仅仅是岁月、时光的延续,也意味着世界面目的变迁、社会文明的演进。20世纪,在世人眼里是一个“辉煌的世纪”,它的起端1901年就有如矗立于漫漫时空旷野的一座碑石,自然一样光耀四射。这一年标志现代文明的汽车进入中国上海,不正是对它的最好注脚?

然而在这样的年代,古老中国的茫茫大地却无缘与辉煌接壤。对于整个中国而言,这一年依然长夜漫漫、暗无天日。

一个世纪的开始。一个冬天的恶梦。

前一天,1900年12月31日的美国《纽约时报》,正刊登着澳大利亚籍记者莫里森揭露八国联军、尤其是德军在中国野蛮抢掠的暴行的电讯。

“莫里森博士给《纽约时报》发表了一段对德国人粗暴行为的长长的抗议书。”电讯以第三人称披露说:“德国人的这种行为不是在制止混乱而是在制造混乱。他谴责德国人为了支付自己的军费而运用罚款手段对大清国进行掠夺,并不分青红皂白地

对有罪之人和无辜之人统统进行处罚，为他们自己能够满怀敌意地继续占领清国领土寻找借口。”

翌日，历史进入公元1901年，中国皇历上称为清朝光绪27年。这一年的元旦，深冬的北京城正笼罩在低垂的云霾中，显出一派肃杀、凄凉的景象。

此时，空气里仍飘散着尚未散尽的硝烟，泥路上依稀能看到没有冲洗完的斑斑血迹。

西苑内皇宫仪鸾殿配阁内，正在进行着一场强权压倒公理的“和谈”。一边是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李鸿章，一边是入侵的“胜利者”——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和谈”中有乱麻一般繁杂的议题，争论最激烈的焦点是：如何处置这些反抗八国联军的“战犯”？作为清王朝的头号统治者慈禧太后，该不该列入这份“战犯”名单中？在一番讨价还价的争辩中，李鸿章费尽口舌列数慈禧太后的种种“业绩”：下令痛剿义和团、暗中保护外国商馆，等等，终于使洋鬼子们起了“恻隐之心”，“宽容”地放过了那拉氏。

用过丰盛的午餐之后，“胜利者”与“失败者”重新入席，“和谈”开始转入又一个议题：中国如何向列强各国赔款？……

跨入20世纪，中国就以这样的方式“庆祝”、度过了第一个公历元旦。

进入这一年，统治中国达200多年的清王朝，内忧外患、千疮百孔，已经快走到了油尽灯灭的尽头。

历史已作出严正的判决：清王朝难以逃脱中国加速衰败的历史罪责。正是在末期的清王朝手里，最终使中华文明急遽地衰落了。

据历史学家统计，1800年我国生产、积聚的财富占世界总量的33%，而到1900年已经锐减到6.8%，我国一步一步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困境。“落后就要挨打”是无情的铁律，从那一时起，中华

民族便开始饱受列强的欺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遭到镇压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自元明以来的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家珍奇,扫地遂尽”。中国就在刀光血影中迎来了20世纪,接受了新世纪赐给她的第一份“礼物”：“和谈”的最终“成果”。

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阴历辛丑年),俄、英、美、日、德、法、意、奥、比、荷、西11国强迫清廷签订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向清廷开出了一张天文数字的“赔款”清单:10亿两白银。

国难当头,整个中华大地在滴血、惨号。中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然而逃过列强以“战犯”论罪的“老佛爷”慈禧太后,却既无心也无力抗暴,正当列强兵临城下之际,作出了她以为的最佳选择:挟持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西安。一路出逃的“老佛爷”为顾及皇家的颜面,恹惶之中仍不忘向膝下百官发几声号令。

1901年1月29日,逃亡路上的她突发“灵感”,发布了一道“预约变法”的上谕,声称几年内将推行“新政”。但所谓“新政”,说穿了却了无新意,因为这位西太后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言下之意,清王朝的封建制度将万古不变,“新政”不过是作一点皮毛的变通,借此缓和一下“王土”之上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使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倒是她手下百官中的有识之士,可能更多一点“革新”的诚意。同年3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之呼应,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也即有名的《江楚三折》,提出采用西法、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希望在不改变君主制度的前提下学一点“西人之法”。

虽然,“百日维新”失败已经两年多,改良派依然在为鼓吹改良而奔走。逃亡日本的梁启超从1898年底起,一直在横滨主编、

出版《清议报》，宣传实行君主立宪制，主张保救光绪皇帝，直至1901年12月出满百期、遭受了一场火灾之后才停刊。同一年，实际主持人仍为梁启超的《国风报》又在上海出版，也仍然不改变他们的初衷：君主立宪。

革命派则不屈不挠地坚持反清革命，力图拯救有亡国之危的泱泱中华。就在清廷与入侵者讨价还价进行“和谈”之前不久——1900年10月，孙中山在广东惠州断然发动武装起义，半个月中起义队伍曾发展到2万余人，屡次击败清军；最终起义遭到了失败，但孙中山并不气馁，继续坚持斗争。1901年，同是反清斗士的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断言处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满洲弗逐，而欲土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宣传家陈天华这一年入读省求实书院，他拒绝别人介绍婚姻的美意，慨然表示：“天下方多姑，安儿女情累我乎”，立志“国不安，吾不娶”。

中国的民众很难说已经有多少觉悟，但也都明白中国不能亡。1901年，沙俄侵占东三省（奉天、吉林、黑龙江）的消息一传出，中国便爆发了全国性的抗俄运动。先是1901年3月15日下午，上海各界200余人在张园集会，共商抗俄大计，有人当众号召各位“当出死力以争此一日之命”；3月24日，士农工商各界近千人再度聚会张园，呼吁抵制俄约。随后，苏州、南京、营口、香港等城市的爱国之士都群起响应，抗俄浪潮迅即波及中华大地。

处在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际的中国，真是扑朔迷离、乱象丛生。然而透过这些纷繁乱象，还是能理出一些历史走向的头绪。正如一些学者所论及，在全球范围，这是一个从近代文明向现代世界文明跨进的转折时期，世纪之交便成为各种矛盾的交合点和触发点。在这个转折时期，处在列强铁蹄下的中国却更是充满了污秽、血腥、暴力和混乱。中国人走向现代世界的步子更沉重，路也更崎岖、艰难。

在整个中国,上海却成为一个特例,“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

1901年,上海的第一大报《申报》刊发过一篇文章,这样描写当时的上海:“夫论中国商贾云集之地、货物星聚之区,二十余省当以沪上为首屈一指,无论长江上下、南北两洋以及内地市镇,皆视沪市如高屋之建瓴,东西各邦运物来华亦无不以上海为枢纽。”

世纪之初,上海已经是一个繁华的都市。尽管有史家给它加上“畸形”的定语,使表达更为准确,但繁华毕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这种繁华又恰恰与租界联系在一起。于是,多少年之后,一个历史疑团仍在许多人的心间盘桓:这一切难道都是外国殖民者造成的吗?这些深目隆鼻、金发碧眼的洋人,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

最好的回答,自然还需仰仗于事实本身。

这一切开始于1832年6月20日。这天凌晨,一艘英国帆船悄然无声地出现在上海附近的海面上,离吴淞口仅数里之遥。这艘名为“阿美士德”号的大型帆船,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名下一艘重506吨、配有70名水手的商船,然而,当它从澳门驶来强行闯入黄浦江时,船舱内装载的各色细布、羽纱、棉纱等杂货不过是遮人耳目之物而已,它的真实“身份”是一艘由英国人林赛德(中国名为“胡夏米”)和德国传教士郭士立指挥的间谍船。船上配有驾船、测量、绘图等各种专门人才,这些正是为完成他们的使命所用:对上海进行实地侦察、刺探,寻找攻占中国的桥头堡。

经过整整18天的侦察之后,胡夏米惊叹找到了一块“宝地”:当时就货运量而言,上海已跻身世界主要港口之列;在上海,外国商品消耗量很大,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它还依傍着一条通向中国最富庶的大腹地的“黄金水道”——扬子江。这样隐藏着无穷潜力的商业活动区域,往日竟一直被人忽视,

真是太令人奇怪了——胡夏米和郭士立为他们的惊人“发现”而雀跃狂喜。在随后向东印度公司递交的航行报告书中,他们不仅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揭开了上海的神秘面纱,也跃跃欲试为如何吞噬这块“宝地”献计道:“只要有50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更少些,就能彻底征服比这50人更多的军队。”“看来当我们坚决要求时,每一件事都能成为事实,而当我们谦卑地请求时,哪怕是最轻微的事情也会遭到拒绝。”

殖民者的那份贪婪、冷酷和残忍,启齿之间便已然表露无遗。

胡夏米的报告在英国国会引起巨大震动。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决策过程中,这份报告起了“火上添油”的作用,因而它也将永远洗刷不掉字里行间之间所散发的血腥气。

血腥的一页终于不再停留在纸上。1840年6月,英国悍然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1841年,英军先后占领厦门、定海、宁波等地;翌年上半年,分别攻陷慈溪、攻入乍浦后,开始北上直取他们垂涎已久的长江门户——上海。

1842年6月16日,英军对上海正式发动进攻,28艘战舰、汽船径直冲向吴淞炮台。刚从厦门前线调来上海的江南提督陈化成亲临第一线布防,指挥官兵沉着迎战,炮弹连连击中敌舰。但这支虽然只有7000多人的侵略军却拥有最先进的炮舰技术。有人这样形容其中的一艘“复仇女神”号:“也许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兵船,除了甲板、家具和明轮架,其余大部分由金属制成。它全长184英尺,宽29英尺,高11英尺,船上装有42门大炮,自重630吨,发动机马力120匹,其粗大的烟囱里喷出浓浓的黑烟,侧靠船体的两只明轮启动疾驶时,巨轮飞转,高高扬起浪花,拖曳着长长的航迹……”中国军队凭借当时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与之匹敌,有史家因而为之长叹:“吴淞之战是一场开局前早已定下胜负的战争。”

然而,陈化成和他的部下不畏强暴、视死如归,在炮战与肉

搏中坚守阵地不放。有碑文记载,陈化成在生命最后时刻“炮震双手,血流至脰”,仍“手执红旗不仆”,最后英勇殉国。与陈化成一起殉国的还有守备、千总等81名军官;身负重伤的吴淞营把总龚增龄,竟被英军残酷地将四肢钉在木板上抛入大海。

吴淞口揭开了上海近现代史上最悲壮的一幕。1842年6月16日,也将成为上海人民永远铭记的一天。

从这一天起,上海无可奈何地落入了异国敌军之手。英军在上海县城开始大肆烧杀掳掠,一些民宅被举火焚烧,城隍庙一带“泉石无声,一种膻腥恶毒之气,秽人肺肠”,县署后面更是“辘发一堆,不知几百”。

英国人践踏着这片属于中国人的土地,开始大摇大摆地当起了“主人”。1843年11月8日黄昏,一艘名为“水怪”号的小火轮载着巴富尔一行驶入黄浦江十六铺码头。这个前马德拉斯炮队34岁的陆军上尉、如今的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落脚未定便趾高气扬地宣称: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开埠。

近似荒诞,更是充满了屈辱:中国一座沿海城市的开放,不经拥有领土主权的中国人同意,竟然由一个外国下级军官如此强横地擅自作出决定。中国清政府之腐朽无能与英国殖民者之蛮横霸道,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是何等令人心酸、又何等滑稽可笑的一幕。

为了使大英帝国永久霸占这块土地,上海开埠后,狡猾的巴富尔又心生一计,强迫上海道台拱手交出上海县城以北的外滩一带,将此划为外国人占用的居留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历史已不再,中国国土上开始出现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国中之国”——租界。女王陛下的这个前陆军上尉打头阵之后,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也疯狗一样地接踵而至,将上海的土地一块块切割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租界之内建立有他们自己的军队、警察和一套官僚机构,制定独立的司法制度,可以任由他们为所欲